



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

● 户思社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9-06029-4



9 787309 060294 >

定价：23.00元



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

● 户思社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 / 户思社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309-06029-4

I. 玛… II. 户… III. 杜拉斯, M. (1914~1996)—文学研究 IV. I565.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6534 号

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

户思社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邵 丹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65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029 - 4 / I · 434
定	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对法国著名女作家杜拉斯其人其作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以对杜拉斯各阶段创作的批评为主线，同时开展对作家本人生活经验、创作风格、语言特色、写作技巧等文学创作艺术因素的多方面研究。作者长期从事杜拉斯作品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该书集中反映了作者在杜拉斯作品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为国内同行研究这位全世界最负盛名的法国女作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

目 录

总 论	1
第一章 自传与自传体	4
在现实与想象之间	4
身份之谜	8
第二章 东西方文化视角中的杜拉斯	33
文化悬空	34
文化冲突	38
第三章 互文性视觉下的中国情人	47
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47
情人与杜拉斯的家庭	55
告别东方	63
互文性概念的产生	68
互文与互文性视角	71
第四章 与生命并行的文学篇章:写作	86
冈城的大学生	86
特鲁维尔的夏天	94
与病魔的殊死搏斗	109
第五章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及其他	129
一、《厚颜无耻的人》	131

二、《平静的生活》·····	139
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142
四、《直布罗陀的水手》·····	156
五、《塔吉尼亚的小马》·····	159
六、《树上的岁月》·····	171
第六章 如泣如诉的语言风格形成时期 ·····	176
一、《如歌的中板》·····	176
二、《夏日夜晚十点半》·····	188
三、让人迷狂的劳儿·维·斯坦茵·····	195
四、互文性视觉下的《副领事》·····	208
第七章 《情人》及其他 ·····	226
一、《情人》的写作背景·····	227
二、作品分析·····	235
三、《情人》与《中国北方的情人》之比较·····	248
第八章 电影及电影剧本 ·····	262
一、构建历史与记忆空间的《广岛之恋》·····	262
二、多重空间中的《恒河女子》·····	275
三、驱赶男人的暴力——关于《纳塔丽·格朗热》 的解读·····	283
四、叙述的载体《卡车》·····	292
五、从《音乐之一》到《音乐之二》·····	305
参考书目 ·····	315
后 记 ·····	321

总 论

自从玛格丽特·杜拉斯步入文坛,法国 20 世纪文学,乃至整个法国文学,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尴尬。法兰西人对杜拉斯的态度也是见仁见智,千差万别。有的报以掌声,有的嗤之以鼻,有的保持沉默。应该说杜拉斯现象早已超出法国文学本身,广泛渗透到了社会的其他领域。然而,杜拉斯毕竟是法国人,用法语写作。孰爱孰恨,抑贬抑扬,谁也无法改变白纸黑字的事实,谁也不能无视杜氏其人的存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磨合,当作家教会了读者,当受众读懂了作家的時候,杜拉斯便成为了历史,而汇入法国文学的长河,成为奇特而灿烂的一段流域。

是的,我确实认为杜拉斯已经超越了文学,这种超越不是人为,不是主观,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法语语言的反叛。杜拉斯是被她的国家遗弃的法兰西后裔,出生时家道中落,比起印度支那殖民地上的当地居民,她和她的家庭多少或许还有些优越。但与其他白人统治者或者与其他在这块殖民地上大发横财、生活优越的法国人相比,她和她的家庭便相形见绌,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样的身世使她产生了对同胞莫名其妙的嫉妒和仇视,并且只能深藏心底,难以发作。直到有一天,杜拉斯终于找到了报复的办法:把这种嫉妒和仇视完全发泄在母语身上,以文字的形式喷射出来。这些文字让她的同胞们别扭,让他们尴尬,让他们无所适从,最后他们终于提出了这样的质疑:这还是我们的母语吗?此时此刻,杜拉斯终于笑了,那是报复后的快感。

因此,把杜拉斯称为法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颗怪味豆毫不为过。她的作品里,酸甜苦辣,应有尽有;笑声哭声,交替可闻。

扭曲的灵魂、扭曲的爱情、扭曲的语言，建造起了杜拉斯人格的精神空间。

杜拉斯的这种特点为研究者增加了难度，因为她的语言特点，因为她的情感视角。然而这一切又恰好成为研究者最津津乐道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希望挖掘出杜拉斯作品最独特和最能打动读者的东西。然而空间的跨度、时间的跨度、语言的隐晦常常让读者不知所云，必须在杜拉斯作品的互文性中才可能窥视到秘密，所以，越是回味，越能体会到难以明示的所谓“微旨要义”。

杜拉斯的秘密正好处在这样的两极中间：一极是她的童年和家庭，是笼罩在这种童年生活和家庭之上的南亚丛林以及由此形成的、让西方人如痴如醉的异国风情；一极是她的母语，是她的祖国，是她对它们难以割舍的感情。协调两极间的关系便成了杜拉斯创作中的难点。好个杜拉斯，真不愧是文坛高手。她就像抱定信念要与对手同归于尽的斗士，开始了她的人生叙述。用的是祖国母语，叙的是异国岁月。她竟然置语言于不顾，挥起大笔，直奔那异国他乡的风情与生活，完全不顾她所操的语言是否能胜任这项工作，完全不顾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何种结果。当读者说看不懂她的作品时，杜拉斯竟十分粗暴地回答：“关我屁事”。这种不行也得行的指导思想是把融进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一方水土，一方风情与融进祖国文化，她自己又时时刻刻运用着的母语捏合在一起。结果是使自己的母语增加了内涵，她那段异国生活也增添了表述形式。其实，杜拉斯的这种建造是十分艰难的。其艰难在于如何跨越横在她的异乡生活与她所操的母语间的沟壑，为了填充这一沟壑，杜拉斯付出了很大代价，也经历了无数的反复和失败。这种反复和失败又成了她徘徊、寻求的佐证。直到有一天，好像是一夜之间，她把这两种毫不相干的东西（夹杂着异国情调的童年和自己的母语）捏合在了一起。副领事便是这种捏合的最好证明。副领事被派往他乡，却说着自己的语言。仅仅从题目上就可以窥到那异国风情

的斑斓，闻见那沁人心脾的芳香。他乡的水、他乡的山、他乡的风土人情将那被语言所隔阂的领事馆团团围住。不经意之间，那山，那水，那看不见的情意，那永不停止的异国情调就会侵入这人造的空间，不知不觉与其融为一体。因此，有一天，围墙开始倾斜，倒塌。领事馆终于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了那异香、异味。由异香异味搅拌起来的语言也更加浓密和香甜，它本身也经历了某种裂变，失去了部分原汁原味。当我们听到领事馆外永不停息的歌声时，我们的心也会随之一起一伏，当我们看到领事夫人终于打开大门，接受了那个在母腹中孕育多年的婴儿时，我们悬起的心才落了地，感到这种建造终成正果。大门启开之后，涌进的绝不单单是婴儿的哭声和她那癫狂的母亲。她们的身后是一方水土、一个世界。她们的身后有辽阔的天空、有坚实的土地。小小的领事馆在拥抱了她们之后，也容纳了她们身后的海阔天空、异国风情。语言渐渐地吸收，消化，终于化开了那一片辽阔、那一丛浓郁。歌声终于穿越了领事馆，低一声、高一声，或婉转凄凉、或热情奔放，渐渐地消逝在远方。

还有，还有很多。《阻拦太平洋的堤坝》、《印度之歌》、《恒河女子》、《情人》都需要杜拉斯去经历一种磨合的痛苦，都需要她经过磨合去建立自己的精神空间。痛苦的体验和经历也好，成功的感觉和快乐也好，杜拉斯没有退缩，杜拉斯也不会退缩，因为要建造自己的大厦，要平衡自我，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有时甚至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杜拉斯付出的正是自己生命的精华。难怪杜拉斯那么招人爱，或那么招人厌。爱与厌皆围绕着这一似曾相识、却难以认同的语言，皆围绕着认同上的尴尬。尴尬毕竟表现了在杜拉斯空间中读者对自己的认识的模糊，对自己认同的困难，但这种模糊和困难毕竟是暂短的。杜拉斯式的语言一经成为习惯而纳入文化长河，对语言的认识就不再那么模糊，对自己的认同也不像开始时那样艰难、那样让人哭笑不得，杜拉斯空间便自然而然地登上了文学圣殿的大雅之堂。

第一章 自传与自传体

“自传这种文学样式是按编撰法严格规定的某种法则所限定的,对此杜拉斯是既认可又不同意,情况难以琢磨。所以这本书(指《情人》,作者注)在自传与一般作品之间摇摆不定:在我的生活故事与我写作的故事之间摆动。”^①这种“在我的生活故事与我写作的故事之间摆动”的写作方法在杜拉斯的许多作品中都有使用,研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许多学者都把自传与自传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进行研究,其中的道理和缘由非常明确,因为这两者在杜拉斯的笔下,在杜拉斯的访谈录中常常以文学或者史学的面孔出现。

“但是,在今天,选择写自传性作品,无异是选择走向死胡同,因为现代主题已经不再相信这种统一性假象,自传样式的作品在许多方面已经变质败坏。”^②杜拉斯却在这种被当代作家否定的自传作品中游刃有余地创作出了足以名垂文学史的自传性作品。在自己的故事和创作的故事之间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让许多读者流连于虚构和真实之间,痴迷于杜拉斯所创造的文字迷宫。

在现实与想象之间

西贡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大都市,那里有一条川流不息的河。

①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译,《情人·乌发碧眼》;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关于〈情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5月,第196页。

② 同上书,第197页。

这条从地理空间所讲的湄公河,《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描述的:“是东南亚最长的河流,亚洲第七大河。发源于中国青海,中国境内称澜沧江。流经云南省,过缅甸老、老一泰边境后,再流入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在西贡南面注入南海。湄公河在金边附近通过洞里萨河与洞里萨湖(亦称大湖)沟通,夏季洪水经洞里萨河流入大湖,湖面由一千平方英里扩大到三千平方英里左右,冬季则湖水泄入湄公河。”^①然而没有感情注入的地理空间在杜拉斯的笔下却成了一条神奇而又充满魅力的河流,用法国学者让·瓦里尔的话讲:“对杜拉斯迷而言,这是神秘的名字,传奇的河流,作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命运的河流与传奇河流的湍流结合起来。她把河流的无情湍流与那些‘来又复还’的波涛湍流对立起来,她从中窥视到了宿命:‘它奔向大海,走向消亡。’走向消亡……语调就这样确定下来。也许,就算《墓外回忆录》的作者夏多布里昂也不会否认这种语调,对重新显现的过去的怀念在作者笔下变得宽阔。对作者而言,这条河流过去甚至曾经反复地成为她文学创作的源泉,是作者满足自己内心世界旋律需要的亲密情感栖息地。”^②也许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笔下,是命运的反复,是时光的流逝,然而记忆中沉淀下来的却永远挥之不去,撞击着她的心灵。诚如她自己在《物质生活》中所叙述的那样:

全部都在这里了:就像《印度之歌》所写的那样。那个年轻人留在老挝没有走,他们是在那个居住区相识的,在湄公河上游很远的北方。

为这两个情人共有的这条大河向下流经一千公里,经过这个地方,这就是永隆。我还记得在我作为孩子的形体

① 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775页。

② 让·瓦里尔,《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卷1,1914—1945,巴黎,Fayard出版社,2007年,第7页。

中产生的那种感情：接触到对我来说应该是必须禁止的那样一种知识。^①

这条杜拉斯心中的河流可以在印度支那的任何地方，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触动杜拉斯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琴弦，有时确实催人泪下，无不让人折服：“在金边。那是湄公河畔一座很好的住宅，原是柬埔寨国王的王宫，坐落在花园的中心，花园方圆有若干公顷，看上去是怕人的，我母亲住在里面感到害怕。”^②杜拉斯的童年和命运就这样一开始就与这条河流密切相连，去还复来，这是何等耐人寻味，何等让人流连忘返。湄公河就这样把各式各样的人物汇集起来，但是那个永远的少女始终与河流相伴，直到《中国北方的情人》：

是个少女，可能还是孩子。样子像。步伐轻盈。她光着脚。身材纤细。可能偏瘦。那双小腿……是的……没错……一个小女孩。已经长高了。

她朝河流的方向走去。^③

走向河流的这位少女，也走向了我們。但是一切还需要回到源头，从西贡开始。西贡在法国人的眼中不但是神秘、诗意的化身，而且他们也希望在那里寻求自己需要的希望和渴望。那种交织着渴望和想象的地理空间不断地被注入各种各样的梦想，留下的是超越了地理空间的诗意空间：

西贡肯定是远东最时髦的城市。

坐落在一个美丽的公园中间。

可惜那里的气候闷热又潮湿，

夜晚如白昼

①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译，《物质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28页。

②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译，《情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5月，第28页。

③ 玛格丽特·杜拉斯著，施康强译，《中国北方的情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5月，第9页。

《画报》，1899年元月。^①

西贡也是杜拉斯永远的回忆，在虚构与现实之间，杜拉斯常常迷茫其中：

您看着外面，看着树、房屋、灰色的天空，直看到精疲力竭。

您说：要看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永遠也看不完。

它們與人完全分離。

您说：这条大街让我想起了印度支那的街道，西贡城里的安静大道，它们永远逝去了，今后我孤身一人。没有人再回去过。^②

逝去的印度支那，逝去的西贡就这样反复地在杜拉斯的记忆和想象中再现，杜拉斯在自己作品的每一个角落都表达着自己的强烈思念和不尽情怀。但是，杜拉斯笔下的描述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读者只能按照杜拉斯的叙述形成一种虚构的现实，这种虚构的现实正是杜拉斯作品中让人无法忘怀的素材。在法国占领期间，那里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有政府派来的官员，他们过着上流社会逍遥自在的生活，尽情享受着重地带给他们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和权力。有因为向往那里的神秘和生活的教师，他们希望按照政府的意愿在那里构建属于法兰西文化的教育体系，法国的模式在那里流行，文化的印记也牢牢地烙在了东方这块土地上。在那些白人的眼里，被他们强占为重地的印度支那，居住着低他们一等的臣民，是他们掠夺和显示自己高贵的对象。然而西方文明的入侵既使无数的劳苦大众陷入水深火热的生活，也使那些有钱有势的当地人以及他们的子女有机会融进西方文明与社会。在那座湄公河川流其中的西贡城里，白种人和黄种人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分。奔腾而去的湄公河

① 让·瓦里尔，《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卷1，1914—1945，巴黎，Fayard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② Yann Andrea, M. D.,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83, p. 98.

记录着那段已经成为记忆的历史，记录着那曾经硝烟弥漫的剑与刀、血与泪的历史。火热般的生活从湄公河深处泛起，穿过历史的空间，带回了那让人难以忘怀的岁月。

身份之谜

她的故事开始于茂密的热带丛林中，开始于沦为殖民地的亚洲昏黄的灯光下，开始于穿行城市和乡村、像蛙鸣一样的安南话中，开始于人力车的车轮声终于平息下来的静寂夜晚^①。

西贡市的湄公河畔，有一个嘉定区，嘉定区的一座白人住所里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就是亨利·多纳迪厄。他们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叫皮埃尔，二儿子叫保尔。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亨利·多纳迪厄是嘉定师范学校的校长兼自然科学老师，他的妻子是普通教师。亨利·多纳迪厄结过婚，前妻叫阿丽丝·多纳迪厄。现在的妻子玛丽·多纳迪厄也结过婚。他们两人都有过痛苦的经历——原来的配偶都是因病离世。尽管杜拉斯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地提到母亲是因为受到当局的蛊惑和皮埃尔·洛蒂作品的毒害才萌发了去印度支那的欲望，但是对她母亲的前夫的身份以及她母亲去印度支那的原因，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法国学者让·瓦里尔这样写道：

1976 年的版本（已经提到过的《母亲们》）如是说：“她与一位小学教师结婚，他也一样，深受皮埃尔·洛蒂作品的毒害，早已经厌烦了北方村庄。”另一个更晚时期的版本这样扩展了这个情节：“检查后的第二天，莅临她们班的检查官向她求婚，那真是一见钟情。他们结了婚，一起去了印度支那。那是 1900 和 1903 年间的事情。那是一种介入、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渴望，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成功。”玛

^① 阿兰·维尔贡德莱著，胡小跃译，《玛格丽特·杜拉斯：真相与传奇》，作家出版社，2007 年 1 月，第 9 页。

格丽特·杜拉斯展开想象的翅膀,继续道:“他们出发,如同英雄和先驱,他们坐着牛车视察学校。他们带着所有物品:笔、纸、墨水。他们在当时好像说给士兵的布告面前缴械了:加入吧。”^①其实,事实略有出入,如果说确有一见钟情的话,那也不是检查官,而是路过那里的小学教师,巴黎人。他们好像在敦刻尔克约会,求婚者的朋友于勒·恩格住在那里,是一个获得勋章的商人,朋友与玛丽·勒格兰特结婚那天,于勒·恩格是证婚人。结婚证^②上写着,说这个第一任丈夫是“印度支那的教师”。由于妻子应该随同夫君,所以,玛丽·勒格兰特出发去印度支那更多的是因为夫妻之爱,而不是因为她有先驱者的想法,抑或是因为阅读了皮埃尔·洛蒂的作品。^③

亨利·多纳迪厄与现在妻子玛丽·勒格兰特的前夫奥布斯居尔是嘉定师范学校的同事,亨利·多纳迪厄和玛丽·勒格兰特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其中的说法各不相同,有人说他们两个人早已有了越轨行为,这种说法在他们结婚时就以匿名信的形式出现,法国学者让·瓦里尔 2007 年出版的《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是这样记述的:

据来自马尔芒德现在保存在亨利·多纳迪厄的档案中的匿名信讲,她甚至就可能是他的情妇。但是我们所说的匿名信 1914 年 8 月才寄到殖民部部长手里,这距传说中的事件发生时间已经有五年或者六年了(“这个男人让妻子不明不白地死在西贡,他有家丑,情妇怀孕了,妻子必须消失,情妇变成了多纳迪厄夫人[……]告发的威胁也就到此终

① 《致母亲》,参见前面的引述。

② 市政府档案馆,Fruges 市政府。

③ 让·瓦里尔,《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卷 1,1914—1945,Fayard 出版社,2007 年,第 61 页。

止”，等等）。^①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似乎不在少数，他们始终怀疑两人之间的关系，就连历史学家劳拉·阿德莱尔也在自己所著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传》中提出了这样的质疑：“阿丽丝、雅克和亨利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乌云。阿丽丝不工作，一心一意在家带雅克。接着玛丽这个奥布斯居尔寡妇突然来了。她带来了混乱，不幸一件接着一件。”^②劳拉·阿德莱尔好像在暗示“玛丽这个奥布斯居尔寡妇”给这个幸福的家庭带来了不幸和混乱，但是历史学家接着又说：“有很多问题都没有弄清楚：阿丽丝是怎么死的？好像是疟疾。她生病的时候，大儿子在哪里呢？在西贡，我没有找到一丁点关于他的资料。”^③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亨利·多纳迪厄和玛丽·勒格兰特由于相互爱慕，希望‘重新生活’，决定把他们孤独的灵魂结合在一起，重新组建新的家庭”。让·瓦里尔 2007 年出版的《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著作从史料的角度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指出：“那时告密在马尔芒德和西贡都很盛行，甄别此类信件需要十分谨慎^④。我们可以肯定地提出，登记簿可以作证，1909 年 10 月初，亨利·多纳迪厄和玛丽·勒格兰特的婚礼公告即张贴在嘉定（未来的新郎的居住地）的督学大楼前，也张贴在西贡市政府大楼前（新婚的居所），按规定张贴十天（‘包括两个礼拜天’），公示期间不得有人提出任何相反意

① 让·瓦里尔，《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卷 1，1914—1945，Fayard 出版社，2007 年，第 29 页。

② 劳拉·阿德莱尔著，袁筱一译，《玛格丽特·杜拉斯传》，2001 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第 21 页。

③ 同上。

④ 这并不妨碍劳拉·阿德莱尔在自己 1998 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传》中相信确有其事并把信件全文复制出来，1914 年殖民部并未就事件作出解释，看到信件的公务员仅仅允许在信件下面注明：“属实，但签字不清楚。”